

两代特工
十面埋伏

胡文轩给自己的老师兼长辈、黄埔教官出身、现任126师某处长的贾翊锷写信说明了现状，很快，他就被调离广东，到126师所在地任职。时空相隔，不听、不看、不想，心头的创伤即使不能很快愈合，起码能得到独自舔舐伤口，暗暗在心底疗伤的机会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如梭般过去，白云苍狗，瞬息轮回。谁会料到，那场看似恩爱的婚姻却危机四伏呢？

3年后，胡文轩有机会来到封正烈担任旅长的189师混成旅情报科工作，担任情报参谋。他沮丧地看到，江静舟

16 心有不平

竟然进步不慢，虽和自己军衔相当，但人家已经是情报科副科长了。哼！还不是仗着他的裙带关系谋到的这个位置？胡文轩对此简直嗤之以鼻。

目睹旅长封正烈和身为他下属的江静舟惺惺相惜，胡文轩感觉极不平衡。封正烈显然十分欣赏和爱护这位黄埔出身的猛将，在各种场合，他都毫不掩饰自己对江静舟的喜爱、提携之情。胡文轩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，却无可奈何。

江、胡二人再次成为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军旅人，因为“情敌”历史所致，两个人几乎已是陌路，往日的兄弟情分已经被那番纠葛弄得所剩无几。

胡文轩自认不是心胸宽大的人，但他更自得于自己对党国事业的忠诚，和拥有一双适合当特工的、敏感多疑却不乏先见先知的锐利眼睛。对于江静舟，他早已疑云在胸，此刻更是睁大双眼，留心其一举一动。

心中有刺，骨鲠在喉，总有蛛丝马迹落在他的眼中。起码在他胡文轩的感觉中，江静舟相当可疑。

江静舟身为情报科骨干，对各路军阀间军事情报的获取、分析十分及时到位，但面对涉及共党方面的情报时，他就变得迟钝起来，很少有突破性进展。更加令人费解的是，189师混成旅及相邻几支作战部队的行踪似乎毫无秘密可言，屡被共军侦知，几次交手下来，这边吃了大亏。旅长封正烈很恼火，勒令

情报科、行动科彻查军事泄密的缘由，但终是毫无线索，不了了之。

正当胡文轩绞尽脑汁搜集江静舟通共的证据时，一场令他目瞪口呆的大变故发生了。

江静舟和虞水蓉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两个人从冷战到当众争吵、打闹，一个是情报科副科长，一个是电讯科副科长，一对夫妇，两个副科长，为了家庭琐事闹得沸沸扬扬。最后，在众人惊诧的眼光中，两个人竟然公开离异，随后，虞水蓉负气离开189师，后来据传她和一个中统局的高级军官好上了，一起调往上层任职。这也是传说中两个人分手的真实原因。

胡文轩深爱虞水蓉，他当然不相信在他心中冰清玉洁的她会红杏出墙，他认定是江静舟的通共行径败露，虞水蓉才会离开。他只是苦无证据来揭露这件事。

令胡文轩沮丧的是，不仅他不可能扳倒江静舟，而且经过这件事，江静舟的仕途反而更加顺畅起来。

江静舟和封旅长的感情非但没有因为婚姻问题而疏远，封出于对江的才华和能力的赏识，对自己表妹无情离去之事的愧疚，对江静舟青睐有加，更加关怀，不断提携，对他越来越信任。

胡文轩无疑是特立独行的。不管别人有怎样的说法，他坚持认定那个温柔、痴情的女人一定是在心碎神伤

后离去的，她一定是无辜的，也一定是无奈的！

不同于大家一边倒同情江静舟，胡文轩选择理解和支持虞水蓉的做法，只因为他对江静舟始终保持着怀疑和警惕。江静舟身上的异党气味是自己一直跟踪他、调查他、揭露他的原因所在。

何况，这个绝情男人后面的一系列行为更是让胡文轩瞪目、不齿：和虞水蓉不过离异半年，江静舟就走入了另一场更加耀眼的婚姻，他再娶娇妻，生儿育女，调到一个更有前途的部队任职，过起了更加滋润的小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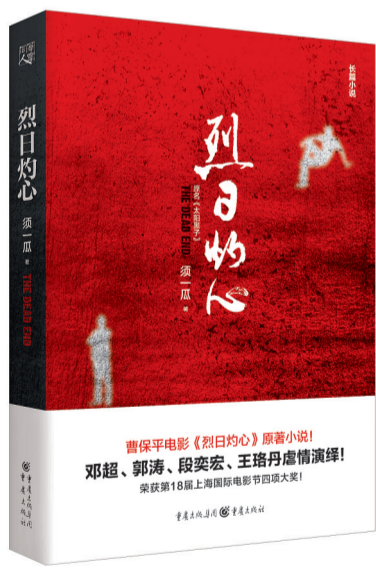
每念及此，胡文轩就扼腕长叹、愤恨不已。

“阿莲，如果我能预料到那是一场悲剧，我绝不会允许江静舟那个绝情小子染指你半分！我会拼出命来阻止那分明是一场阴谋的婚姻……”直到今日，胡文轩还是无法继续回忆那些往事和那场婚姻的走向。

他甩甩头，想甩掉那些痛苦的记忆，让那段往事跳跃过去，再记起那个温婉的女子在涅槃后和自己再次相处时的情景。

10年过去了，消失已久的虞水蓉在抗战中期和他们再次相遇于上海，各自的身份都那样玄妙难言。

（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）



闭目窥罪
善恶一念

伊谷春没有再跟辛小丰提钱的事，辛小丰却克制不住，回昧着钱进了自己口袋又出去的难舍之情。是3000块还是4000块呢？辛小丰对这种数目的钱，几乎没有手感，事后，他甚至想让人家拿出三四千元，让他折起来摸摸。

他又想，至少有2000块吧，肯定有2000块，那家伙浑身都是钱，出手几千块很正常。就算是2000块吧，赔房东紫水晶碗500块，还剩下1500块，1500块不少了，可以在尾巴那儿救急，对医

32 敏锐的眼睛

疗费帮不上大忙，营养品还是可以买一些的。

忽然，辛小丰觉得伊谷春很讨厌。这个人对钱是没有感觉的，因为他是有钱人。当然，在多年的从业经历中，辛小丰也一直没有把这些钱当成钱，比如抓赌时，他看到那些堆起来的钱就和所有赃物一样，只是涉案物而已，和自己毫无关系，就像银行职员在职业状态中对钱的休克心态，但是，现在，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瞬间，尤其是人家已经把钱塞进你的口袋的时候，其实，转换起来真的很简单啊！这个认识界限的突破，让辛小丰有点儿吃惊，也有点儿躁动。伊谷春的笑是什么意思？是职业猎人的讥讽和骄傲吗？他一向看不起收买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被人收买。这条疯狗，这条职业疯狗，他永远不知道急迫需要钱的人的焦灼。

辛小丰以为自己被白衣男人塞钱时的活络心思伊谷春不知道，因为他当时也正被人塞钱，但事后证明，伊谷春一清二楚，他看到了白衣男人的手从辛小丰的口袋里出来，看到了辛小丰的迟钝，看到了辛小丰还钱时唯恐人不知的张扬动作。伊谷春实在太聪明了，不久后的一个抓赌案子，就使辛小丰彻底明白，自己做什么都逃不过伊谷春那双敏锐的眼睛，但是，在一个工地发生建材盗窃案后，伊谷春的一个举动，又令辛小丰觉得伊谷春对他不薄。那天，辛小

丰的小命差点儿就丢了。

当时已经是腊月廿六了，街上有许多抱着年货匆忙来去的人。小偷、劫匪陆续踏上回家的路，案发数量日趋减少。那天下午，辛小丰本来是要请假的，因为尾巴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，见到辛小丰时的第一句话是“我要我的小金鱼”。那是辛小丰半年前给她买的，一个有盖子的长方形透明塑料盒子，有提手，里面有3条小金鱼，分别有名字：白雪公主、小巫婆、红蝴蝶，是尾巴和比觉一起给它们命名的。确定住院那天，尾巴就说要把小金鱼接来一起住院，比觉说，小金鱼不喜欢医院的味道。在被抢救过来后，乔教授和一个漂亮护士都肯定地告诉尾巴，小金鱼不会讨厌医院的味道。

尾巴也知道，辛小丰和杨自道一向比老陈好说话，果然，她一提，辛小丰就说：“好的，我去拿。”比觉不太赞成，觉得太麻烦了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去？不上班了？”

辛小丰说：“我跟姓伊的说一声，雇个载客摩托，1个半小时肯定能到金元岛，再坐航班渔船回来，来回4个多小时就够了。”比觉说：“那你把我的毛背心也带来吧。比慧打的那件驼色羊毛背心，在墙角的旅行箱里。晚上医院太冷了。”

没想到伊谷春不同意他请假，尤其是在辛小丰说请假理由是去拿小金鱼

之后。伊谷春觉得荒唐。这让辛小丰很郁闷，他一向不习惯磨蹭、哀求、耍赖地争取所需，也知道伊谷春根本不吃这一套。他想，等今天的活儿做完，也就是再忍一天，如果姓伊的再不同意，他半夜也要过去，大不了一晚上不睡觉。

当晚巡逻时，辛小丰差点儿出事。

夜里两点多，在一个停工月余的基建工地铁板门外，停着一辆小四轮货车，车门大开，里面却没有人。

辛小丰把手里的强光手电伸进铁门，往工地里面照。停工多时的半拉子基建工地泡在水里。在手电光下，他发现有一行脚印从水里出来，向建筑的电梯口方向延伸十几步后，脚印消失了。看水量，他只能是退回水里了。

伊谷春一挥手，几个人都进了工地。两道手电光在水面上扫过，久无人扰的水，清可见底。小丁看到靠进出口的水面上，有一个黑黑的脑袋。辛小丰和小丁喝令那个人过来。那个人从水里站起来，一步步走过来了。水深齐腰，但这是地下车库的位置，下面还有一层，都淹了。

从水里出来的是一个小小个子，在手电的强光下，他的身体微微发抖。虽然是在南方，但二月夜里的气温也不过七八度，水里自然更冷了。伊谷春问：“半夜你在水里干什么？”

（摘自《烈日灼心》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）